戒菴老人漫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三

江陰李詡

皇明天下郡縣戒石銘乃宋熙陵朝節出蜀檮杌中所載蜀主孟昶文四句耳自宋迄今因而不察昶全文不傳今錄之銘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乙絲驅鷄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役是切有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
爾為戒體朕深思摘出四句頒之天下毅了
張華博物志世止十卷事多雜出諸書或本書
久失後人掇拾為之耳又云原四百卷武帝
俾刪其繁存此亦不應倍去若是之懸絕也
靈芝圖曾見五采妝繪一冊名狀多異產地迂
僻道家所造也詭妄不可盡信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
飇墜鄰果暴雨落河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

烏暴雨失池魚雨下則魚隨水而去驗之不謬

墨子書稱夏后開開即啓也與史記稱微子開同避漢景帝諱則墨子疑漢人所譔非本書

元史速不台雪不台二傳異名而事頗同文有詳畧耳觀言俱七十三卒俱謚忠定其謬審矣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拔都名既祗多一字履歷復不大殊見的

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畧見於釋之長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梛之懷遠產香藤兼大如掌多刺鑽蹀紋齒巨林產多於山林紆攣之處歲久色微黃曰藤香或深藏巑岏巨石攫路人跡不到霜饕雪虐積以歲月皮肉俱爛赤心如鐵謂之降真香本草云出黔南拌和諸香燒煙直上天召得鶴主天行時氣宅舍怪異並燒悉驗

大唐西域記婆羅痆斯國有隱士求仙得一烈士令終夕無聲云云與幽怪錄杜子春事甚類

大學或問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漢

昭烈云、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家、即易繫辭所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一節之意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載謁大慈恩寺詩一首、作今上、則高宗也、今載太宗文皇帝集中、萬仞集作百團影、集作團綺霞、集作霞綺瓏帳、集作籠

古樂府、雄兎脚撲撤、一作撲握、雌兎眼迷離、王充論

衡兎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觀此二說則兎未嘗無雄也

王達善撰鄭所南先生傳云先生名所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能爲文不以草而豪恠可愕又善畫蘭蘭成即毀之人求之甚靳值元氏位中國坐必向南人詢之則曰夷狄入中國爲萬世之大變聖人書狄以爲大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反爲之競吾不忍也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

求其蘭。尤斬弗與。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反與弗計。然亦不畫土。人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為夷狄所得。一云土為番人奪去吾忍畫耶凡平日所作詩。多寓意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孝具存。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識宗之臣子。復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濶。清風萬古。識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圖繪寶鑑云工畫墨蘭嘗自畫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熳超出

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寓意編載所南墨蘭自題詩云、一國之香、一國之殤、懷彼懷王於楚有光。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疏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自謂志節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為天下不忠不孝之楷樣、譏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凡遇窮山大澤、必彌日忘返。咄咄書空、心與口語、人爭視之。彼則傲如也。著書甚多、行於世

者。有太極濟鍊文一秩。多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題二十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漚血三斗書此。後有巨眼者當識之。好事者或藏於家。竟以壽終。瘞於姑胥之西。所謂所南者。以南為也。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趙也。凡其為人類若此。脩宋史者遺其人。故宋史無傳。余故惜而傳之云。論曰。蜀孟昶侈肆之後。豪右爭相夸尚。石恪生於其時。畫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乃恪之徒與。昔

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南者柳又褒之徒歟嗚呼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彝倫不墮者以有節義為之關也通圓者哂其狷介又孰知有所不為者亦聖人之所取乎遂昌山樵録云客吳下有田寄城南報國寺吳人利其錦鈸集行于世

先儒言句(音)穀(俱去聲)當幹當事也每言合下如何如何合下字猶今言一落之意朱子有云丁一確二乃的當之意今俗語猶然程子凡言

大小大事猶言多小大事也言體當幹二字方俗之言體驗幹當之謂

衛公子州吁左氏公羊及詩皆同惟穀梁作祝吁此音相近而然如呼鷄之聲州之爲祝也

藝文類聚以令尹子文爲縣尹事用誤矣

昌黎集有題百葉桃花詩即今謂之千葉

宋侍郎臨安俞公烈登淳熙初第累遷中書舍人會宗室希閭由官所奔喪歸誤代韓侂胄祖隴傍竹為造墳具法司承侂胄意使援持

伏竊盜例公曰掘墓非人室比無未嘗持仗今追兩資送州安置罪涉太重夫有官之家猶得贖矧布闈在屬籍特不得贖乎遂獨以聞上罪伐竹者伲胥痛衔之尋徽言事者論去此事宋史所不載余見于王梧溪詩集中伲胥之構俞公之賢皆世鑒也

朝廷用筆每月十四三十日兩次進　御各二十管冬用綾裘管[illegible]以綿春用紫羅至夏秋用象牙水晶[illegible]皆內府臨時斟酌出製

造弘治時吳興筆工造筆進 御有細刻[illegible]
標記云筆匠施阿牛
孝宗見而鄙其名內傳以小名對 勅易名曰
施文用至今猶然右二事吳興筆工張永賢
說
太宗殺方孝孺親族八百二十口何[illegible]至此宜收世 [illegible]之多也
梧溪集載梁友直遺文俞之近遺事皆邑誌所
不可遺者梁文云江陰王庫使家藏黃筌雀
哺鶵卷後有後村詩跋嘗聞古院畫率有名

義是三雀者殆取詩禮春秋傳三爵之義與
筌蜀人故云浣花溪耳雖然姑置老筌而論
後村方宋氏叔季時王矅軒劉後村文章聲
錚錚相頡頏矅軒元宵詩首押枰秤末押民
膏後村此雀詩和韻乃竄入鷂鷂王以辭賦
高第二人及第劉以名臣子孫有文辭賜及
第真西山為中舍舉之自代皆非不諳韻叶
直狃於閩人語言聲音不覺跌宕當不以過
余既贅論且贅贅云觀雀哺鷂可以知仁仁

于曷知于雀之身雀知有子子知有母餧焉思哺食在母口嗟彼雀矣以鞠以育矧伊人矣孰無天屬幼資其親長養其親天屬至親曷哉世人庚辰三月三山梁益俞事云先生姓俞諱遠字之近號空谷江陰鳳歌今誤作戈鄉人也以儒起家至先生貧隱居教授能行古道毗陵孫岵以先世舊依先生待如近戚卒殯焉頃年疫傭奴病乞歸先生曰慎無疑疫氣相染其善調護踰旬死時兵興山林盡赭

人死多委之壑或以是請先生曰生盡其力死棄之溝中不義也特為棺瘞歲暮春里萌舁木偶神遨井落閭至先生門適阿舁重而止舁告家姥曰神靈報施影響捷宜急祭燎旗下否則殃及矣姥笑曰木偶何能為主人歸吾家爨下物耳衆愕眙去族姪裕親殁有佛者以佛事為解裕毅然曰吾諸父嘗謂形神既離地獄何有今乃自誣親有罪不孝孰甚佛者慙而退其善行及人率類此先生骨

緣清阜類有道者長於古文尤嗜詩亂中吟詠不輟嘗自叙詩曰蟲之薨薨鳥之嚶嚶機動籟鳴豈得已而不已乎不得已乎耳于以見其出乎性也壽七十二子蘇麻庠序

李靖行雨事言馬鬃一滴則地下雨二尺今凡小雨沾塵或寸許不齊者何以施馬鬃之滴也

近世學書者知有宋克體不知有章草然非重頭曲脚之法也善隸書者知之

杜無海棠詩者以母諱故耳東坡之咏妓李宜
乃一時之失言也西郊野叟詩話載之以為
美談何耶

漢文帝時宦者趙談史記作趙同者蓋避太史
公父諱言與談同名耳故曰同今漢紀猶作
趙同誤矣

晉多用信字使人也世說及二王帖中可見今
曰書信音信獨指簡札非矣

唐詩多言至竟如云到底也杜牧云至竟息亡

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誌中有爵者宜稱塚無爵者稱墓有爵及尊貴

者稱公無爵者咸稱君

張商英序黃石公素書言得於子房塚玉枕中

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

人以道與神加於聖賢之上必是道家所托

非吾儒之見也

驢馬食管仲三五日易肥駔儈之欺人多用此

一云貫衆

今人家基内簷頭下溝皆稱洋溝其名甚古崔豹古今註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于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墻故為溝以隔之故曰洋溝也有以屋下者為陰溝簷前者為陽溝甚顯

甘蕉出閩中以糖漬之可以寄遠形如鎖陽而氣近黃精味酸

吴人悼陸全即林完卿冢宰坐宰黨詩曰子規聲裡夕陽微何事先生懶見幾雲夢竟成韓信縛鱸魚空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筆憑誰

定是非寂寂朱門春去也楊花燕子任爭飛

或謂唐伯虎作

李北海學王而飄逸者也蘇東坡學顏而飄逸者也

唐李涉題宇秀才櫻桃詩曰風光莫占少年家白髮殷勤最戀花今日顛狂君莫笑趁愁得醉眼麻㖋今人欲睡眼將合睫而縫細者曰麻㖋不知作何寫偶觀王荊公百家詩選李涉詩得此二字今物之擁腫者俗曰直龍上聲

桶、常居安梅磵詩話、記鄭安曉丞相未貴時賦冬瓜詩云、剪剪黄花秋後春、霜皮露葉護長身、生来籠統君休笑、腹内能容数百人、即此籠統字、今人以虛罔不實而斥其妄行者則曰趙、爾雅休無實李郭璞云、一名趙李蓋無實者虛也、疑即此趙字

西銘總論、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様、法界觀云華嚴大教、浩慱難名、杜順和尚文殊應身、以自智見華嚴一真法界、總該萬有、即是一心、其

中諸佛衆生若國土若莊嚴義境無量於
量境集其義類總舉色空理事為仲束為三
重觀門一曰真空法界二曰理事無礙三曰
周遍含容若達此三門則法界重重縱橫逹
矣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
四此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間人
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陸儼山傳疑録
云

洪武十九年　御製中山武寧王神道碑文後有跋云臣惟古功臣之薨壙有誌墓道有碑禮也然自唐以來皆命詞臣為之惟我
聖王芟夷群槍混一區宇雖股肱爪牙非止一人而中山武寧王實元勳之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王之功今其薨也　聖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　親筆之刻置墓道自古人君禮報功臣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臣等不敏。幸得同侍　經筵。欽覩　御製不
勝感激流涕謹拜手稽首書于碑文之左
文淵閣大學士奉議大夫臣朱善　承務郎
左春坊左贊善臣劉三吾　承務郎左春坊
左司直郎臣汪仲魯　翰林院侍　詔臣沈
士榮孫大雅謹書此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冬
其五世孫徐鉞所刻以傳者今不可多見矣
且孫公吾邑之先輩也謹録之
正德時邑庠蔣一龍為邑父毋萬公所愛適試

于按院經書論外又出一蔡氏父子相軋題
作判其判曰周公相而伯禽封忠輸内外鄭
桓卿而鄭武繼職善開承故挾篤棐之猷何
嫌夾輔懨世濟之美豈厭同朝德乃下襃恩
斯冒濫霍光操廢立之柄進禹司徒安石執
變法之權推雱侍講樹黨一門竊官再世是
固昧君臣之義然猶全父子之恩若不孚之
輔州呴石蜡以先臣而見幾懷光之叛唐德
李璀以入侍而告謀則義有重於朝廷恩難

無於骨肉今也蔡京以諂佞得政既非鼓紿
蔡攸以權勢超遷尤非武蹟乃者位漸有語
忌由心出邸館自開各納賈官之賄客賓分
附頓生奪要之毓震用事而上九當退於無
爲京猶戀位乾居尊而六子本承乎幹蠱攸
敢同功既不識父子去就之機謂宜篤僚友
協恭之義蔡氏均有罪矣宋室亦曰殆哉試
後寫卷呈于萬公閱至判便頓足曰弔萬死
一年豈能作此一句浮白賞之至醉其歡愛

邑後每每似此一龍父舜文本王姓居城東因父鞠于蔣靜齋而仍其姓焉一龍父予皆吾邑高才生而卒皆不得一第不識造物謂何

今人謂溺於色者為風即馬牛其風之風格致餘論辨千金方房中補益為非此垂戒立法為中人慮耳即暴者不可以主兵貪者不可以主財之意若仁以不殺為威廉以不貪為寶亦無害也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

今人眠小兒竹籃名搖籃郭晟家塾事親曰古人製小兒睡車曰搖車以兒搖則睡故也蓋搖車即搖籃今別有縍車之制縍一作綁音榜此字玉篇廣韻俱無乃出免疑韻中蓋後人所造也

石季倫崇王昭君詩序云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愚案此序乃知昭君出嫁之時未

必以琵琶寄情特後人想像而賦之耳此范晞文語最足以祛衆蔽匈奴地有黒河青塚在黒河之旁夜四鼓時有氣直上江陰萬户完仁山云古今人信琵琶而不知其訛言青塚而不詳其自余故拈出呼韓邪單于初請為漢壻及死子雕陶莫皐立復妻昭君生二女一為須卜居次王莽時入侍太后失節如昭君蓋無足道者

池州九華山江南勝地山中有奇花歲歲則有護花鳥鳴焉遊人欲折者鳥則盤旋其上鳴聲云莫損花莫損花無錫倪容舉人如泉嘗

在山中月餘、親對徐納齋尚德說、得聞論語曰不撤薑食又曰不多食謂每食適可而止非言薑也事文類聚蔬菜門引孔子不撤薑食不多食而題云薑不多食連上文言之謬矣

常州周約菴金、會鎮撫延綏言云邊寒甚遼東第一、大同次之、真有墮指裂膚之慘、屋下皆有霜、蓋氣透徹故也、人出軍、有受寒者、扶至家、漸以溫物食之、若驟以火、則皮肉俱爛、曉

開城門、不知者、誤以手候其鎖、則皮皆去如灼、蓋醫家亦有寒極似火之説、　西邊有火炎山　韃靼腸極細、如猪腸、人身瘦長而潤勝、不畏死、得勝則唱、敗則哭、韃婦至中國人戲弄其乳、則喜、以為是其子也、至隱處亦不為意、惟執其手、則怒、謂執手為夫婦動挾刃刺其人　馬瘦見肋骨、蹄甚薄。至中國養壯而蹄厚。則不善走。極有駿異者。欲入寇。則羈餓四五日。撫州王書客自大同来見陸子八萬廣大同鄉埠而去亦言馬餓七

日

陝西出黄鼠味佳設宴珍饌　出黄鼠

身尾似鹿而角似羊肉甚美　鯉魚甚肥鯉

中多脂形如南方者而重三倍　半翅鳥信

大如鴿鶉肉味亦如之性極癡又謂之半痴

亦曰痴半斤好視紅物飛不遠輙下歇人着

紅裙襖以誘之則近身凝視不去故可得

韃人稱中朝　皇帝為罕蓋胡人聲重而疾

古云可音克汗音寒音近罕耳　有猴小如拳人

家畜者飲水漸大　邉上虎極大　達達騾

馬之外、亦乘牛、具鞍行走、　達達稱中國官府為阿法、　邊上老鴉紅嘴紅脚、剪舌教之、能言、亦如鴝鵒　余謁周公、因縣父毋石首劉公、見托請文之故、坐間談及邊境、且出示三邊圖、凡所聞者聊識如右、

隣邑東橋徐氏。世敦禮讓。近後裔衰薄有老儒邵夢嚴熊都。亦被其陵竄好事者以詩唁之。漁梁溪上水東之。魯道于今一變齊押闔場中多智伯。陽春調裡少鍾期。指稽不是徐行

日。偶餉渾非亟拜時。八十年来亟丈老。月明無可一枝棲夢嚴、家君童稺時師也、記其獨對黃菊一絶云菜羹麥飯午陰、鉢飽看、中央正、色花。非是無心、近紅紫。清貧何地着繁華。

其着作多散見縉紳集中

牛首山塔影在僧室中閉門暗映卓前懸紙或以白衣承之影小而倒黯黯可見室與塔甚近非相值之地不知何故

嘉靖十五年丙申歲秋、邑中大街虹橋溝東居

民鑊地、得石、乃宋末恭帝德祐年間子撰父壙志、爲余業師沈養吾所得、備錄于左、王君錄叅從事壙志、先君諱建大、字直方、氏王、曾祖諗、奉議郎、累贈中大夫、妣朱氏胡氏、俱令人、祖寀、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司農少卿、贈正議、妣傅氏韓氏、俱碩人、周氏、宜人、父壽、朝散大夫、通判泰州軍州事、妣趙氏、封宜人、始卿祖更英、蕩歷清貫、聲光赫奕至先君生、眉目儼偉如神、幼穎異力學、諸父見聞重染、熟知

先朝文獻淳祐已酉以百篇預鄉薦寶祐乙
卯通判官無為類集少卿笑菴文藁將鋟梓
先君校正彙次計使陸公景思見之與語喜
其儀語英氣嘆曰燕趙奇士非虛言蓋王氏
世趙人而江陰則僑寓也丁巳理宗明堂禮
成先君以通判冢嗣奏補將仕郎未幾丁宜
人艱繼通判艱服闋授迪功郎監通州支鹽
倉度宗御極加脩職郎遇賞循從事郎居官
會計當有能稱制使李公庭芝印公應雷皆

舉陞劄秩淵印公留權海陵準遣繼辟安東録叅未赴感疾歸始葺居欝攸通判雖葺數椽未完雁行衆不忍析至是買廬虹橋巷休假嵗餘疾革謂弟若子曰自樞祖至先人七世有列于朝吾辛蒙先人遺澤志非不如昔人學非不如今人厄于數莫克振作讃一絶逝時咸淳甲戌六月十三日也先君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娶永嘉趙氏希澳女先十五年卒子男一人伯熊女五人

長適同郡杜化孫次佛娘宜娘安娘住娘俱未行伯熊卜嗣歲德祐改元三月十一日壬午安厝于昭闡鄉綺山之原祔先妣域從治命也不肖孤伯熊抆淚敘次梗槩識諸墓奉議郎知江陰軍江陰縣事兼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賜緋高純厚填諱

杭州俗呼黃矮菜爲花交菜謂近諸菜多變成異種民間常以此詈人如魚中之鯧也土俗多南渡遺風賣氷者吽大（俗音）雪以大雪收

者佳羅芝麻者呌何何舊姓何者曾鬻此故
也
取蟾酥法將活蝦蟆眉稜上用手裹捻油紙上
或是黄素葉上便有蟾酥用竹篾青刮離紙
葉上便於原刮竹篾上揮在背陰處經宿酥
自然乾收用之
丹陽蘇頌子容宋皇祐間進士累官門下侍郎
以父紳嘗宜史館極言時政與梁適同在兩
禁人以為陰詖故語曰戴頭木脚底人倒卓

草頭木脚者木脚是梁字而草頭則蘇字之

陥人倒卓者傾險之甚也蘇綽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居撲明絜謂之草頭古天下皆其害在民集覽遂謂熙寧中

頌請以此語刊附國史此說非也且云爲父辨謗去之可也豈有反求添入之理蓋刊有二義有刊落有刊入此乃因國史有此語請於神祖而刊落之即詩序中所謂則亦刊而去之是也

禰衡作鸚鵡賦張華作鷦鷯賦皆有超然遠害

之意。使能踐之。何後患之有。是所謂不能譬其言者也。

常熟吳文恪公訥思菴先生、送外孫錢昕一絕句云、阿昕今喜赴科場、南北奔馳日夜忙。昔日、魯闈先輩語、一憑陰德二文章、蓋惡昕父多行不法、作此以教之、昕後卒為良牧、伯能不負公教、余大母嚴乃文恪之外孫女也、耳熟之、嘗以授翊、且述當時錢捷後譌見命。執掃附以折。其少年英氣。曰吳家外公錢家小哥

教者真是能教受者真是能受汝孩兒嘗知掾予嗟嗟今復可得此耳提哉其詩語也是與今日士子下一頂門鍼也

茅山華陽洞石崖上真書三大字相傳米元章書路傍洞泉二篆字龕石中玉柱洞中有石柱懸空四周可轉似滴乳結成喜客泉人至環石欄羣衆拍手則乳泡泛起玉宸觀大栢根幹纏紐被火餘蘖猶佳顏魯公四面碑張從申三絶碑俱存大茅峰徑路九灣十八折

祠宇官前九杉高大靈官所掌玉印水蒼色方二寸有柄文云九老仙都君印篆畫八疊制作尚廉劌不甚古

常熟李文安公傑、五歲時、在堂中圜柱戲跳見者以手圍庭柱團團轉試之、隨應聲曰、脚踏樓梯步步高又有出櫓人二字者、即對以扇子、嘗夜坐庭中、從兄指紫薇星、令屬對、應曰黃道日、登第後入館賦禁苑聞鶯、結句云、君王厭聽如簧語、莫向金門弄晚聲、人多傳之

嘉靖壬寅冬余季弟家後濬河得一塊古纂甎余以水漸漸浸洗之字稍可辨然漸滅處甚多不可讀僅見首行為瑯琊王氏墓誌銘無書撰人姓氏乃唐大中三年間瘞也惟銘完好錄之銘曰生居幽壤寂靜自然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赤岸之原千秋萬年其缺甎八百塊亦載於誌中余里名赤岸縣誌作斥字余家先世所書有兩從者今定以為赤云

山茶一名海紅花金鳳花都下稱為海囊蜀葵

浙江寧波稱為大紅花

王守溪曰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此河圖數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為白九為紫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碧六八為足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成化中河南鄭州舉人黃某出宰常熟鄉先生錢東湖以賡唱相厚偶談及鄉土對錢曰敝地風俗淮細民仍舊原自有矜嚴禮法之家

即一城如此者凡十三家屈指数之盡矣袁湖接聲曰連老父毋家十四家黄荘應曰正是正是學生蹉數也聞者莫不絶倒近時有論鄭鳳者曰夫子但放其聲朱子解詩不宜槩從淫例由此觀之豈其然耶

黄鉞字叔揚蘇郡常熟縣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鉞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古今即借觀之或竟日不還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　詔求賢才悉集京師鉞

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為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數十畝在菖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託市鹽酪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輙盡每以為恨楊潫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傍窺見鉞持書倚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書讀耳過目不能忘也潫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游乎鉞喜

再拜。即從澂入舟。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澂悉其類。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澂大喜曰、吾插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澂從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覯覽。柰何不自韜晦。卒為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無患。當為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

如農夫。且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
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請尹曰。鉞與福。共筆硯
數載。知福爲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
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即行。不足以應詔。君
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乃獨遣鉞以
生貢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巳外。舉湖
廣鄉試。明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
户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辛巳。即建文三
年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甲之。

旁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應北之右臂也。君吳人。 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曰、三郡惟鎮江最為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籬也。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 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以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必待我馬至此。亦已晚矣。

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攸上舊廬即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隣知引之御史舟至陂時方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濘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雞具饌鉞驚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耶卒以

蒜衛劉食而別。壬午　靖難師日促。姚善受
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馬勤
王。善以書招鉞以親喪尚在殯。請即日營葬
畢事。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
文皇帝正位。　詔暴姚善罪狀。收之。善麾下許
百戶。惟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
哭。遂絕食閉目。三四日死。悉以家人救免。或
傳言善欵服。　上赦其罪。復瞠目曰。吾知善
為人。決無二心。吾且少從之。善事定。吾獨死

未晚也脫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其年七月十日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祠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君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祠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汝善黨急軍士縱横郡邑中且訛言將併録鉞家親族悉驚伏福乃具棺衾晝夜泣橋側百方求其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

禍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狐踪滿。夢落荒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按此楊五川儀從餘慶書院僧本清疏簿中得所記黃黃門事實。又得殷學究書卷面二半幅所載遺跡。合而詮次如右。黃公著作泯滅無傳矣得其贈楊君福城詩并引

附錄手此云。鉞自成童時與我貽穀楊兄同事筆硯探討古今。風晨雨夕。靡不相俱。蓋同

寢處者將十載兄清才學德十倍于鉞特以
尊翁蘆壁老先生年邁甲子不樂仕進故前
後與鉞聯名而辟於縣者三舉于郡者再皆
以痼疾辭免鉞不才叨拜官諫垣于茲以使事
過吳詔特許歸省兩中過尋舊游因共揖
累名追談往昔百感俱集嗟嗟揚兄今之大
賢人也何以親老而不仕今親則終矣向以
世亂而道屈今時則泰矣尚戀戀湖山將遂以
老焉　而鉞忝司獻紹又不敢故遠高志以鳴
揚於　上論其標孫吾二人皆不能無罪焉
頃別聊賦此以贈出處殊途　隱顯異路又不
知兄之所以教我者何如也　愛予疏菅靜
不羨扁舟冀歘往來[illegible]沢蘋自覺以情古似
愛還蓬歲月新架上經書千點高窓前花木
一林春嚴陵自是輕台
鼎相對慙為獻納臣

牌色八奇　拗馬罷　為對珠　二姑把蚕

鰍入菱窠　蘇秦背劍　拗雙飛　雙劍[illegible]
疊勝環兒　象戲八捷（象棋）　背水陣
燈蛾獨立　雪夜擒戎　雙龍爭珠　老蚌
吸月　寒江獨釣　流星趕月　金鷄抱卵
抄曲入引（曲名）　玉抱肚　後庭花（一曰尾犯）
傍粧臺　玉交枝　對玉環　三仙橋（一曰三換
頭）　刮鼓令（一曰大迓鼓）　夜行船　齊雲（一云圓社
入弄）（毬）　鞦韆搭　逆流水　勒馬膝
側肩札鬢（一曰入臁）　鶻踏枝　蹬鎖腰（一曰蹬脚挾）

雙背肩拐　貨鶯落架　麗詞八調　詞名

鵲橋仙　喜遷鶯　漁魚兒　隔浦蓮　青玉案　瑣窓寒　醉蓬萊一日醉春　一日醉落魄　金人捧露盤　手談八勢　圍棋　玉匣藏珎

金圭七聚　彩鳳翻身　金蟬脫殼　猛虎奔林　喜鵲轉枝　二士入桃源　右軍觀鵞　插九八巧　打毬　卧捧斜插花　燕尾斜插花　後撇撇過前　前撇翻過後

背身正捧　兩肩基兒　鴈點頭　背身倒

捲簾　院爨八劇　雜劇　三拖旦　大[illegible]
界　琴家弄　看馬胡孫　纏三旦　孛老
駱駝　調猿掛鋪　雙捉婿

嘉靖癸卯秋八月有姚其者徙居嶺山鎮業腐酒一日出其上世姚恭靖少師廣孝永樂十年二月所得贈祖菊山父妙心祖母周母費并封本身官誥五道貨于古塘王栁塘王膏梁子不識姚少師為何許人僅取其褾錦軸頭之類買之中　王璽誥文揭還携去余友人

雙涇周君聞之。用秫米易而藏焉。嗟嗟靖難幃幄大勳。炳炳于金匱間。而當時龍章卒為後世棄如敝屣。豈適符色即是空之本旨乎。

燈謎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懶覩妻兒面。撲盡寒爐一夜灰一藥名。（常山 砒霜 狼毒 焰硝）一病名。（喉閉 傷寒 暴頭 火丹）

河豚余邑中之所慣食余亦愛之近入城聞一人家哭聲甚哀問之、則以誤食河豚之有毒

者連死四人梅聖俞詩云炮煎茍失所入喉
為鏌鋣又云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真紀
實之言也余從此遂不敢食遇饌則每勸人
世間多美味省此一物不為少勿為蘇家口
語所誤悔之無及時亦有聞余言而輟箸者
有不謂然者余曰從若轉圜勝于墮塹蓋中
毒者多飲穢物解之聊借戲以警云偶得宋
時陳止齋傳良戒河豚賦録之以廣余意焉
其文曰余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

人吾邦人嗜之尤切他魚余嘗怪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殺人者不有大於河豚者哉遂賦之物固有害人兮人之勝者智也牛能觸吾爲之絡馬能蹄吾爲之靮且繫也鳥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搏且噬也機與穽足以備也蛟蜄可駈兮蛇虺蚖蜥可避也雖其質禍賊兮名彰莫余僞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懼也吁河豚柔滑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匪羞兮而氣以甘

人同嗜也胃謂其斃人亟兮孽肝膽悸腸胃也人雖疑致死兮饋者弗忌也吁嗟乎物之害人兮不在乎真可畏也凡畜羨以誘人兮蓋中人之所利也余誠悅而諂兮彼則陰以其恚也臧殘忍以為仁兮文嫵媚忌也甘我以言兮鼠伺而狐覷也笑怡怡吾量兮弱婉婉臧人之氣也冨貴懷安吾鴆兮幣帛饔牢吾餌也吁嗟乎愛者禍府兮所玩以易也兵莫慘於貪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晉滅虞以璧

馬兮商君以好因魏也莽詐忠以盜漢兮武
賊養以媚也耿河豚其弗戒兮欺天下者曰
得志也吁嗟乎若子豢安兮鄉天下於一試
也元貢玩齋會容江陰集有記河豚云大者名青郎君小者名班兒今鮮知青郎君名

邵文莊公寶測影臺考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
日影九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即今登封東
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
南一臺琢大石為之上狹下濶高丈餘廣半
於高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影臺臺北三

丈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餘壘磚為之其北之中為缺道深廣二尺許下列石為道直達於北約五丈許石上為二小渠渠側刻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為二小竅以出水詢其土人云故老相傳為量天尺又以為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特今文耳恐非出於周公況歷代曆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星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

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
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耶。
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
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
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
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否。
宣廟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
生香。掃卻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真帝
王之詩也。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春雨淋漓二麥萎黃十無二三自四月不雨直至八月中間雖小雨數次地方濕而燥日如火隨就乾烈溝洫揚塵河港戲裂禾苗盡槁米麥之價騰貴民不聊生草根樹皮皆攘取充腹此等景象儻不幸而親見之哉食榆樹皮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

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古諸器物異名屭贔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

好吼吽有神力故懸于鐘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蚣蝮形似獸晁頭性好腥故用于刀柄上蠻全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楊升菴曰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殿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信矣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蚴蟉其形似龍而小

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楊升菴曰唐韵摘音墒注摘頭也今俗名護朽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右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録中有此因録之以備參考如詞曲有門迎四馬車户列八椒圖之句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義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李西涯懷麓

堂集云、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龍種、平生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睚眦、平生好殺、今刀柄上龍呑口、是其遺像、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平生好鳴、今鍾上獸紐、是其遺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覇下、平生好負重、今碑座獸足、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負屭、平生好文、今碑兩旁龍、是其遺像、蚩吻、平生好呑、今殿脊

獸頭是其遺像、昔在弘治間
泰陵嘗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因憶少時往
往於雜書中見之、倉卒不能悉具、又莫知所
出、以詢之羅編修玘、玘僅疏其五六、云得於
其師左叅政贊者止此、又詢于吏部劉員外
績、績以故冊來、冊面備録此語、亦不知所從
出、因據以復命、余又得一處載虭蝮、好負重、
今碑下石獸所述、各不同、俟正之博物君子、
虭蝮疑即前霸下、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夜、楚世子英燿弑
其父楚王、初世子病、王遣所愛宮人侍之、世
子私焉、有娠、楚王怒、逐睞世子、及妃生幼子、
陰有廢立之意、一日往世子堂、見其容瘁、曰、
爾如此、何能繼我、不如學脩鍊長生、將王位
奏讓與弟、弟不失位、爾不失身、兩便也、世子
是時、已蓄弑心矣、至今年正月十七日、宴三
司、飲至三鼓、歡甚、出所有寶盃等、勸三司不
醉不歸、次夜三鼓被弑、其跟隨朱安等、出城

聞之巡撫三司、次日世子以父病風暴卒訃、長史官、及內臣令史、阿附之、時巡撫亦任其差官赴京營幹、御史伊山泉敏生、從荆州急回、遂奏劾之、由是世子械至京自盡、長史內臣、俱斬不待時、聞楚王貪酷已極、人無可柰何矣、天為楚民報讐、乃假手其子、身弒子戕、天定勝人之理也、此得之項既東最的

宋理宗朝、淳熙六年、衢州孝肅七世孫中書省奏名臣柴望、撰丙丁龜鑑、言丙午丁未、自古

多變厄者、凡二十有一、爲十卷、其言多驗、洪容齋五筆、亦載丙午丁未之變、而謂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撫時憂事、搦管勤此、

陶宗儀、有莫逆友、曰邵亨貞、今輟耕錄首載纂資刻版跋、是其筆也、邵公號見獨居士、余家藏其親筆文稿一册、中有南村草堂記、誦之可以想見二公丰采、記云、自昔有道之士、能終身不汨名利、天下後世清議無異辭者。惟晉靖節先生、與吾宗康節先生、二人而已。二

公之子孫。散處四海。代不乏人。然能繼其高風偉行者。則未見其人也。吾宗諸老。往往追慕。未始不祗腕嗟嘆。自以不克遠紹先躅是憾。靖節去今代尤遠。然亦寥寥無聞者。豈肯冥然自晦於窮山絕域。而與世不相聞耶。予與陶君九成。遊幾四十年矣。視其行無所矯揉。終身弗渝。九成生長浙水東。承平時侍父宦游西州。既壯屢經世變。弓旌纁帛之招。接踵境上。悉毅然不答。既久益堅。唯耕藝讀書。

從容于進技顛沛之時漫浪于世道紛紜之際無隱士之名而潛合隱士之行方之同時之士趍競而冷汙者有之困阨而失守者有之言與行違者有之能如九成之不動聲色全身而獲遂則不可得也吾嘗孜求吾宗之人可以追述康節者就未之見今觀九成出處殆可遠企靖節遺風為可慶也九成築草堂于泗溪之南材暇日余往過焉見其左右列琴瑟書册前後多桑麻竹樹四顧皆平疇

遠水。出戶則可覽觀江山之勝。四時有、耕、飲、蠶、牧、之、皆、晨、夕、有、讀、書、談、道、之、樂、造屋種菊數十百本。幅、巾、短、褐、逍、遙、其、間、與、黃、花、同、傲、霜、露。地、偏、而、心、遠、身、中、所、存。不、言、而、可、槩、見。人亦以為今代之靖節也。余老矣九成亦適半百。行將優游卒歲於草堂之下。後之傳逸民者。其肯舍諸。九成求余言為記。既書以復之。且以歎吾宗之不競也。戊午歲重陽日記、

常熟止菴張公洪、宣德時以翰林修撰在家。屋

散欲緩。有東與東橋徐氏乞柴蓋之。并羊一棄。乃縣令為鄉飲送者。轉托與種竹人家。換竹作椽。其東有三四十句。余親得之。惜未曾録。失去。此等高風。今須為之執鞭而無從也。其諭細向宣慰那羅塔六書。綽有使才。不獨有行有文。

神仙粥方。專治感冒風寒暑濕之邪并四時疫氣流行。頭疼骨痛。發熱惡寒等症。初得一二三日。服此即解。用糯米約半合。生薑五大片。

河水二碗。於砂鍋內煑一二滾。次入帶鬚大葱白五七个。煑至米熟。再加米醋半小盞。入内和勻。取起。乘熱吃粥。或只吃粥湯亦可。即於無風處睡之。出汗為度。此以糯米補養為君。姜葱發散為臣。一補一發。而又以酸醋歛之。甚有妙理。盖非尋常發表之劑可比也。屡用屡驗。不可以易而忽之。

湖廣鎮巡等官迎賀

武宗大駕親征江西凱旋帳詞是時余邑裕軒

夏公從壽為叅議此其代筆者存以見當年
時事云爾伏以春生秋殺妙闔闢於乾坤雷
厲風行廓清夷於江漢惟天討必加于有罪
肆王師豈出于無名功在一人歡騰萬口茲
蓋伏遇　欽差總督軍務後軍都督府威武
大將軍鎮國公朱英資神授駿德天成廟筭
無遺遠懾犬羊於徼外王猷允塞豈容狐鼠
於域中粤在洪都建有寧府　聖祖重屏翰
之計茅土攸分　累朝敦親睦之仁繼承不

暂、宜　祖訓之永守、期宗社以同休、詎意茲邪、是生悪亂、乃宸濠者、夙禀兇暴、少有豺狼之聲、大肆烝淫、長為禽獸之行、攘奪良民殆遍、賊殺善類孔多、招誘賊徒者、不翅萬衆、陰謀不軌者、殆將十年、罪貫已盈、反形漸具、諫臺交奏、宜加斧鉞之誅、　聖德涵容、尚錫几杖之賜、方遣官而降　勅、俾悔過以圖新、豈梟獍之悪已成、顧蜂蟻之忱何在、僞傳制檄、豈惟指斥乘輿、大興甲兵、直欲謀危社稷、遂

殺巡撫、首擄省城、南康九江、皆被乘虛襲破、
民廬市肆、悉遭縱火焚燒、垂涎欲犯留都染
指巳攻安慶、馳變告于一旦、法所不容赫
皇怒于九重、義所必討、敬告 宗廟、肅將天
威、即日臨朝以誓師匪徒推轂而分閫、六飛
親御、舉鞭指江以西、五位暫離、仗劍從天而
下、周之皇父休父、戒旅陳行、唐之英公衛公
前驅後繼、六軍齊奮、增耀日之威靈萬馬不
嘶、聽如山之號令、先聲至而逆䰡褫魂喪魄

義旗舉而元兇束手就擒、表天紀之必正不
撓、信王師之有征無戰、有生大慰雲霓之望、
無辜咸脫水火之中、荆棘不生、允藉班師節
制、秋毫無犯、樂聞奏凱歡聲、邁成周之克定
三監、政由冢宰、陋漢景之討平七國、兵屬條
侯、元功顯勒於景鐘、示永世而萬古不泯、
大駕早還於斧扆、敷文教而六合同春、其等
慙庖從莫效犬馬之勞、詩歌常武、叩行在不
勝葵藿之悃、祝擬華封、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謹獻詞曰一統山河調玉燭堯舜至仁先睦族獨憐七國與三監祇今猶蹈前車覆赫然天怒肅何須分閫還推轂誓六師一人自將直指西江澳 披堅執銳俱頗牧憑伏威靈如破竹元兇就縛詔班師大功獨建歸黄屋凱歌賡法曲懽騰億兆俱蒙福競嵩呼天長地久永鎮綏荒服 右調歸朝歡

順天府故官錦衣衛千户李椎女孩李玉英謹奏為明辨生冤以伸死憤以正綱常以還淳

俗事、臣聞先王有言、五刑以不孝為先、四德以無義為恥、又聞列女傳云、以一身而係綱常之重者謂之德、以一死而正綱常之重者謂之仁、故竇氏有投崖之義氣、素華有墜井之英風、是皆所以振綱常以勵風俗、流芳名於身後、垂軌範於無窮也、臣父李樵蔭襲百户、荷蒙 聖恩、以征西有功、尋陞前職、臣幼喪母、遺臣姊妹三人、有幼弟李承祖、俱在孩提、恩父見憐、仍娶繼母焦氏、存恤孤弱、臣十

二歲遇

皇上嗣位遍選才人府尹以臣應選禮部憫臣孤弱未請侍御粪臣寧家父於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征陝西反賊與賊進戰陣亡天禍臣家流離日甚臣年十六未獲結繽姊妹三人伶仃無倚標梅已過紅葉無憑是以窮追濫液形諸吟咏偶有送春詩一絕云柴門寂寂鎖殘春滿地榆錢不療貧雲鬓霞裳伴泥土野花何似一愁人又有別燕詩一絕云

新巢泥滿舊巢欹。泥滿涑簾欲掩遲。愁聽呢喃終一別畫堂依舊主人非。是皆感諸身心形諸筆札。蓋有大不得已而為言者矣。柰何毋恩雖廣、弗察臣衷、但玩詩詞、以為外通等情、朝夕逼責、求死無門、逼勗焦榜拿送錦衣衛、誣臣奸謡不孝等情、臣本女流、難謄口舌本官昧審事理、問擬剮罪重刑、臨只得俯伏順從、不敢逆繼母之命、以重不孝之罪也、邇蒙 聖恩寬恤、特以天氣太炎、在監軍民未

獲蒙落仍差審錄太監研審凡有事枉人寃許通行奏欽此欽遵不得不具求生之路以昭決死之言臣父雖武臣頗知典籍故臣雖妾婦亦得奉聞其遺教况臣繼母年方二十有弟李亞奴始生週歲臣母欲圖親兒繼襲故當父方死之時計令臣弟李承祖十歲孩兒親往戰場尋父遺骨蓋欲陷于非命以圖已之私也幸賴皇天不昧父靈不泯臣弟得父骸骨以歸前計不成怨心未息巧將臣弟

李承祖、毒藥鴆死、肢解埋棄、將臣妹李桂英、賣與權豪家為婢、名雖養贍、情實有謀、又將臣妹桃英、沿街抄化、屏去衣服、稍有怨言、朝夕拷打、今又將臣誣陷淫奸等情、臣縱不才、鄰里何不糾舉、又不曾經獲其人、乃以數句之詩、尋風捉影、陷臣死罪、臣之死固無憾矣、十歲之弟、果何罪乎、數齡之女、又何辜乎、臣母之罪、臣不敢言、凱風有詩、臣當自責、臣之死固不足惜、恐天下之為繼母者得以肆其

妬忌之心凡為兒女者得以指臣之過也是
以一生而污風俗以一身而褻綱常也臣在
監日久有欺臣孤弱而興不良之心者臣撫
膺大慟舉監莫不驚惶陛下俯察臣情將
臣所奏付諸有司明布各衙門知道將臣速
斬庶身無所苦免行露之霑濡魂有所歸無
青蠅之污穢仍將臣之詩句委勘有無淫奸
等情推詳臣母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父
母之靈亦可慰之于地下而臣之義亦不可

掩于人聞矣臣冐瀆　聖主不勝祈死之至
係明辨生寃以伸死憤事情不敢隱諱謹具
本令妹李桃英賫奏以聞奉　聖旨這奴婢
事有可矜着三法司會勘來說奉　聖旨李
承祖死於無辜焦氏妬忌之心罪實難容依
律處斬李玉英着錦衣衛選良才婚配右疏
在嘉靖四年間一學究所抄者余見而録之
分類夷堅志乙集五卷中載江陰民云林敡明
甫說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桑葉價翔

湧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臯縣絕近育蚕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蚕費至多、計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桑貨之如臯、役不過三日、而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為然、乃以湯盡死蚕諸桑下悉取桑棹舟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民取之刳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舟視稅物、發其桑見有死者、民之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為殺人、拘係之、鞫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

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
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起瘞驗之、又其
妻也、體已腐敗矣、益証為殺妻子而逃、無以
自白、吏亦不敢斷、竟斃于獄、沈石田客坐新
聞七卷末、載蠶神報寃云、弘治庚申、太倉孫
廷慎行販安吉、往来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
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
畜蠶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蠶十餘筐、瘞之
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

次忽一大鯉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舟經皂林巡司異其小舩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撿其外見頭倉有人腿一三人自相驚駭巡司即縛解浙江臬司拷掠甚至詰其身屍所在三人不勝煅煉詐辨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人者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內主司即命吏卒人等押至其家尖指一地發之正是瘞蚕之處螻蟻皆不見惟見一泥

屍身軀完全乃少一腿事之符合併案主供抵罪夫豈害蠶命數多有此報冤耶按此案夷堅丙志大畧相同豈太倉孫君偶因蠶事遂緣飾舊聞以誑石田而石田信之耶不然不應鯉魚躍舟瘞蠶變屍之符如是也後得唐安定皇甫牧所撰三水小牘中云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塍者至蠶月而桑多爲蟲食葉一斤直一鍰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

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糧，徒竭力於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蠶，乗貴貨葉，可獲錢千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爲餒死乎，妻曰善，乃携鍤坎地，養蠶數箔瘞焉，明月凌晨荷桑葉詣都市鬻之，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于地，遂止語之，公直曰，適賣桑得錢，市彘肉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惟有人左臂

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
付河南府尹正卿瑯琊王公凝令綱紀鞫之其
欵云某瘞蚕賣桑棄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
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領就村驗埋蚕處所
由領公直至村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
王公直埋蚕別無惡跡乃與村衆及公直同
發蚕坑中有箔角一死人而闕其左臂取得
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令公直詣府白尹尹
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辜且有坑蠶之咎法

或可恕情在難容蚕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勦絶與殺人不殊當自嚴刑以絶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腐蠹矣今據小牘則吏堅之說正當時洪公門下所竄入唐事以投其好者當以小牘為的餘皆係訛襲云

西瓜可治暑疾甚效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其種自洪忠宣使金虜移歸極畏糯米撒上易爛凡瓜以蔘骨入之則瓜盡壞

武林舊事、泗水潛夫輯、正德中、一代巡在浙中刻之、其跋謂泗水潛夫、不知為誰、夫周爰咨諏、代巡職也。抑咨之而無有知者乎。勝國時周公密、楊公維楨、最博洽。著作甚富。其别號甚多。密字公謹、號草窗。凡弁陽老人。泗水潛夫。齊東野人。癸辛居士。皆其别見者也。維楨字廉夫、號鐵崖。凡鐵雅。鐵笛。鐵史。鐵龍。精鐵仙。鐵龍仙伯。老鐵。東維子。抱遺老人。桃花夢叟。錦窩老人。邊上梅。皆其别見者也。聊為志

之、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三月、松江府同知張佽以偏愛少妾楊娼、酷虐其妻趙氏、遂爲妻所殺遍身碎剮、至五月、上海縣因濱江無城、廿六夜、倭寇數百、突入街巷、男婦殺死無算、縣令奔逃、縣治周遭燒燼擄掠不可數計、延及蘇州太倉城下、吴淞千户所、金山衛等處受害大畧相同、余江陰雖遠、亦以近江爲慮、縣官督民造城、造兵器、且羨、民兵救援太倉亦被

余數命聞之驚膽張同知殺死事余表姪嚴
某在彼覼見歸說嚴又云松江府治徧地生
毛細如髮五色具備人人悴嘆
淮安周煇清波雜志十二卷其七卷中云宣和
奉使高麗詔路允迪傅墨卿為使介其屬徐
兢倣元豐中王雲所撰鷄林志為高麗圖經
稽考詳備物圖其形事為其說蓋徐素善丹
青也宣和末先人在歷陽雖得其圖但能抄
其文畧其繪畫乾道間刊于江陰郡齋者即

家間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

亦失元本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三